

影像长歌
续写黑土文脉

评『黑龙江历史记忆』档案图片展

□韩文友

走进历史,触摸不朽诗篇;凝视记忆,照彻未来征途。
六百余幅历史图片次第铺陈,从远古篝火到渤海盛景,从金源文化到抗联烽火,从北大荒第一犁到大庆油田第一股原油,从改革开放的浩荡春风到新时代的振兴号角——沉默的图像,忽然有了声音;静止的瞬间,从此有了生命。“黑龙江历史记忆——从古代文明到当代发展”档案图片展,以时间为轴线,绘制了一幅北疆大地数千年沧桑巨变的恢宏长卷。

本次展览兼具史学高度与精神价值,核心依托三重创作逻辑。档案镜像的原始凭证属性,赋予展览以史学意义上的真实权威;时间跨度的纵深广角,使展览有了大历史观的开阔视野;北疆边陲的文明坐标,照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壮阔格局——三重维度层层递进,让这场展览超越了简单的史料陈列,成为一部兼具史料价值与现实启迪的文明启示录。

追溯文明源头,展览首先实证黑龙江悠久厚重的本土文脉。旧石器时代磨石屯先民敲打的石核,新开流、莺歌岭文化遗存中的陶片纹饰,肃慎、挹娄、靺鞨、女真依次兴起的族系脉络——这些被镜头定格的古发现,无声地展现着一个事实:黑龙江从来不是“蛮荒之地”。这片黑土地上的先民在与中原王朝的持续互动中,不仅参与了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更以边疆之力深刻影响了华夏历史的走向。历史图片的魅力正在于此——它们让抽象的文字变得具体,让辽远的过去变得可触可感,让每一位观展者都能在图像中“看见”自己的来路,从而读懂何谓“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在凝望历史中,振兴的根基由此夯实——知所从来,方明所往。

回望近现代征程,黑白影像铭刻的是龙江儿女不屈的脊梁。抗联将士在零下四十摄氏度的林海雪原中浴血奋战,身影模糊却挺拔;解放战争时期,黑龙江成为可靠后方,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与国家命运更加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十万转业官兵挺进荒原,把“北大荒”变成“北大仓”;数万建设者会战萨伦图,大庆油田挺起共和国工业脊梁;大小兴安岭的木材滚滚南下,支援全国建设——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在一幅幅黑白影像中凝固,在一代代中国人的血脉中奔涌。同时,这些图片构成了一条贯穿古今的精神链条——从流入戍边的文化火种,到闯关东移民“敢为人先、勇于抗争”的拓荒气魄;从抗联将士冰天雪地中的信仰坚守,到解放战争“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的无私奉献;再到东北抗联精神、北大荒精神、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的磅礴迸发——这条精神链条从未断裂,始终流淌在龙江人的血脉深处,成为这片土地最深沉的基因。苦难磨砺风骨,牺牲铸就荣光。当我们凝视这些黑白面孔时,看到的不仅是过去,是一个民族在最黑暗时刻依然选择挺立的理由,也是我们在新征程上奋勇前行的最大底气。

立足当下发展,彩色影像与黑白旧照形成鲜明对照,直观展现黑龙江的历史流向——从“被动”走向“主动”,从“边陲”走向“前沿”。万亩稻田捧稳中国饭碗,冰雪大世界燃动文旅热浪,中欧班列架起向北开放桥梁——这些色彩饱满的当代镜像,与前面的黑白旧影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对比。这片黑土地正以日新月异的面貌、不断更迭的图片,为龙江重振雄风写下坚实注脚。

一帧帧从历史中走来的图片,在时代风云中汇集交织,构成了一部龙江大地的精神史诗。驻足凝望这些凝固的时光,我们读懂了脚下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荣光。走出展厅,心间沉淀的不仅是对龙江历史更深的认知,更是扎根黑土的赤诚情怀,以及助推龙江再振雄风、再谱新篇的坚定信念。



展览现场。韩文友摄

北站漫记

□文/摄 朱明东



哈尔滨北站。

夏至一过,哈尔滨北站的时光就温婉如花,一朵朵一簇簇一片片地向四下蔓延。这是一片敞亮的天地,适合感受冰城的美。

5个站口的地铁站,在冰城地铁站点中也不算少见。每日里,除了几个小时的休息,它们就铆足劲集结着行人进进出出的匆忙。隧道中穿行,时光成了野马一路飞奔向前。

我信步感受着岁月静好,忽见一小区门前一字排开三只大缸。大缸有水,水中有数枝荷在盛开。荷清清丽丽,美得妩媚又嫣然。缸雅致,荷袅娜,阳光在缸内映出一片碎碎的波纹。我尤爱荷,记得北戴河创作基地院内的荷也有这般风格,只是它们不在缸里开。与这缸内的荷相比,它们似乎多了几分灵秀。放眼望去,但见它们牵牵连连,错错落落,虽未成江南水泽中大片的盎然势头,却也熠熠摇曳,起起伏伏。我多希望北站附近也有一片供荷花绽放的空间啊。

望着一缸清荷,忽想起文友昨日的微信留言。他说最近很迷茫,没了以往的创作激情。我用手机给他拍了几张荷的照片,并附言:晴日多赏荷花开,雨天少盼太阳升。有打起精神的鼓励,也有顺其自然的劝慰。这与去年冬季给一位女作家微信留的那句“冷风冷雪多护身,黑天黑地长打灯”的留言异曲同工。

父亲在世最后两年,我想让父亲回哈尔滨养老的愿望越发强烈。父亲生在呼兰,若哈尔滨有所房子,请他回故乡养老多好。没多想,我很快在北站这片买了房子。那时,我还在大兴安岭工作,日常照顾父亲很难。但我想,父亲行动生活能力尚可,有四弟在身边,再请一位保姆,父亲在哈尔滨安度晚年不成问题。父亲知道我买房后很高兴:“你选的位置挺好。南近松花江,过江就是哈尔滨主城区;往北离呼兰河也不远,过河就到了呼兰城。哪边都够得着。”我想这该是他同意了我想的想法。可没几天,父亲又犹豫起来。他在电话中说:“我这里有你大哥和弟弟照顾,咱们就别折腾了。再说,青岛这边气候好,适合养老。”父亲怕我失望太多,又补充道:“这房子也没买瞎,不浪费。等过些年你退休了去住也是一样的。”

时光静静地流淌,父亲衰老的程度超出了我的想象。直到父亲去世,房子还一直空着,一直保持着毛坯状态。装修此房时,我梦到了父亲。他满脸慈爱,为我竖起大拇指。醒来,所有的感伤与怀念又如滔滔洪水,在我心底泛滥。旧时光如清风,新日子似明月。房子顺利装修完,我的北站生活开始了。

走着走着,不知不觉来到北站立交桥处。桥旁有台阶可拾级上步道。车流太猛,切身感受大桥发出的震动,不免有些紧张。好在桥的步道与主道隔有高大的挡

板,不必担心安全问题。妻说:“噪声大咱回吧。”我笑:“看美景,可忽略听觉。”见我执拗的样子,妻只好小心地跟我登上桥身最高处。瞬间,四周的景观尽收眼底。不繁华,却很有活力。高铁站、地铁站、商业住宅区、别墅区等等,构成了最清新的风景画。想起那次走公路从江南回江北,一上桥就被这欣欣向荣的景象迷住了:“北站这边发展得真不错。”司机搭茬道:“这儿还不堵车,空气也好。”空气好,散步也自在。

定居北站一隅后,曾写过几篇与北站生活相关的文字,可没过几天,自己又不甚满意起来。其实,组织文字又非织渔网,何况网眼再细再密,也会有漏网之鱼。我只会简单、笨拙地写写文字。我写的那些文字,和北站步道旁生长的花儿一样,都有一个朴素的心愿,那就是自在绽放。不刻意地修饰,不虚伪地献媚。毕竟,无华的美,最能打动人心。若求绽放,就拿出忠实的劲头。坚持写下去,总会迎来一派好景色。我信,真的。只要不恋繁华的热闹,不羡慕庶区的红火,骨子里自带的真诚与善良,定能酿出醇美的时光。就像那些花儿,遵循规律,植根土地,坚强生长。只待雨露降,时光自芬芳。

雨来了,我们便回家了。一窗碎雨,牵得思绪无边无尽,时光的花朵被雨淋得一尘不染。此间一隅中,文本在显示器上逐字逐行跳动,雨在窗外一滴一帘淋漓。我的思绪舒缓绵长,有形有色,还格外地香。



《雨过天晴》 油画 王五

那夜雨未停

□邱小平

夜色很黑,月亮似乎也躲到了乌云里边,沉闷的空气似乎预示着大雨会随时降临,黑龙江黑河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民警杨默男看到手机上黑河市气象台推送的暴雨蓝色预警信息,转头紧盯窗外,他的心不由得一紧,半夜时分,噼里啪啦的雨声彻底让他失眠了,第二天一大早,他就驾车直奔瑷珲镇前拉腰子村,40公里的路程,半个多小时就到了,他径直来到马进军家门口,恰好看到推门而出的马进军。

“老弟,你咋来了呢?”见到杨默男,马进军一脸惊讶。

“没事,就是来看看。”杨默男的笑声中透出一股轻松。

这样的一幕,在40年前也曾发生,那天也是瓢泼大雨,黑河市瑷珲镇大街上人迹罕至。杨俊东心神不安,时不时地看看窗外的大雨。终于,他坐不住了,对派出所的同事说了一句“我要去前拉腰子村一趟,这么大的雨,我怕马明月家的泥草房会垮塌。”便转身冲进大雨中。

18公里的路程,杨俊东开车10多分钟就到了,他急切地推开房门,大声喊道:“马大哥,你们在吗?”“我在。”一声微弱的应答伴着雨滴声响起。

杨俊东赶紧连拉带抱,把马明月和他儿子马进军转移到其他村民家。接着又找来一大块塑料布和梯子,爬上屋顶,把泥草房前后盖好、压实,避免这座危房被大雨摧毁。

看着满身泥水的杨俊东,马明月不由得泪水涟涟,因为,他与杨俊东仅仅是一面之缘。

那时,杨俊东是黑河边防支队瑷珲镇边防派出所的民警,拉腰子村是他包片的村,第一次到马明月家,杨俊东就被他们家家徒四壁的泥草房震惊了,那时,马进军只有4岁,父子俩相依为命,跛脚的马明月苦苦支撑着整个家。

来自省会哈尔滨的杨俊东认下了这门穷亲。

从此,杨俊东三四年穿着一双军鞋,单位新发的新鞋全数送给马明月,看到马家的房子随时可能倒塌,他多方沟通,

终于为马明月家置换了结实的砖瓦房。马明月到黑河市看病,他只要有时间都全程陪护。

马进军在年幼时突然患上了间歇性精神疾病和肾病,杨俊东积极奔走帮忙求医问药,逢年过节,总是拿着礼物去看望。

边关冷月,坚守无声,杨俊东就这样在黑河扎下了根,到2004年退役,他没有选择回哈尔滨,而是留在了边陲黑河。

父亲做的这一切,杨默男都默默地看在眼里。

2003年,当高中毕业的杨默男对父亲说想去当兵时,杨俊东用行动表达了支持——把他送到了老部队武警黑龙江边防总队,在浩瀚的兴凯湖边卫国戍边。

在部队,杨默男考上了军校,毕业后,分配到黑河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工作。

2014年6月28日,是马明月70岁的生日,那天大雨下个不停,在瑷珲镇一家饭店内,身体不好的马明月破例喝了一杯白酒,醉了身,更醉了心。

“杨家父子给我办的这个生日宴太隆重了,一辈子也忘不了。”敬酒时,马明月泣不成声:“来世我愿意做牛做马报答他们的恩情。”

那天,马明月和杨默男都默默地许下了心愿。

马明月签署了死后捐献眼角膜的同意书,“生前我没本事做什么,就让我死后为社会做点贡献吧!”

杨默男则立下了照顾马明月父子的誓言,“父亲老了,有些事情,我们年轻的一辈该出来承担了。”

2019年,马明月去世,他的眼角膜被取下,让两名陌生人重见光明。

那一年,公安现役部队改制,杨默男脱下军装,换上了警服,没换的,除了戍边的责任,还有照顾身体残疾的马进军的承诺。

想想,雨该是这世间最能牵动人愁肠的事物了,在一场大雨滂沱之中,杨俊东邂逅了需要帮助的马明月父子。在大雨滂沱之中,杨默男接下父亲的接力棒,父传子,子承父,一帮40年,这一跨越两代人的故事,在边境线上暖暖地传递。

我与文学

□九歌

人生多变化,岁月易流逝。我对文学怀揣梦想,大概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那时,我还是一个懵懂少年,但写起文章来执笔端坐,一副成年人的样子,敢想、敢写。现在想来,当时虽然稚嫩,但不乏激情,也正是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激情,点燃了我的文学梦想,使得我在文学创作道路上坚持了下来,走过了从牧马少年到副刊编辑的蜕变历程,文学创作也开始发芽、扎根,继而开花、结果。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一年到头只能看两场露天电影,听几次二人转,偶有杂耍艺人路过,当街耍耍把式。农闲时节,村民央求生产队长,请说书先生来说书。我的父亲没进过学堂,不识字,可他有着惊人的记忆力。队长安排父亲陪着吃住、说书。听书的时候,我跟着父亲坐在离说书人最近的位置上,看到说书人拿起那块神奇的醒木往桌上一拍:列位名公,压言落座,鸡也不叫了,狗也不咬了,时候也不早了,听我说上一段儿关羽关云长单刀赴会……

正月一过,送走说书先生,老队长领着社员开始干活。遇到刮风下雨,社员便缠父亲复述。父亲说书的时候,我坐在父亲身旁,一边吃着三姨四婶子们给的好吃零嘴儿,一边听父亲说书。

听书,是我的第一堂文学课,让我从小在说书艺人口中知道了生活的艰难、命运的多舛……听书的缘分,让我走进了文学殿堂。

我小时候偶然得到了三本书。一本名为《文学回忆录》,是女作家曾岚回忆自己青年时期和男朋友应修人及另外两名热爱文学的青年,在西子湖畔创办诗社的往事,四个人满怀豪情,热爱文学并积极投身革命,既不乏儿女柔情,又可谓轰轰烈烈。另一本名为《陆游的故事》。陆游是南宋爱国诗人,既有金戈铁马的壮阔人生,又有飘逸不凡的诗才,加之其与唐婉的爱情悲剧,更为这位诗人的人生在悲壮中平添了几分凄美。还有一本名为《青年佳作》的书。书里收录了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和梁晓声的《荒原作证》。

十三岁那年,我辍学放马。长达三年,终日游走于山山岭岭。起初,骑马在山野里无拘无束地散逛挺快活,时间一长,心里空得没着没落,情急之下,满电子找小人书,背到山上,一遍一遍翻看,再后来,跑到哥哥的书柜上拿大书读。哥哥喜欢读章回体小说,《三国演义》《隋唐演义》《封神演义》《水浒传》《古代白话小说选》《唐宋八大家轶事》……读着读着,不知不觉被书中的人物所吸引,对读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我是在读书中渐悟到读书可以改变命运的这个道理,在一堆乱石堆前摔断了马鞭,复学考进了一所师范学校。学校里学习气氛不浓,同学们对打球、书法、绘画、唱歌、跳舞这些在农村少有接触的事物眼热。我天生不喜欢运动,五音不全。我选择了读书。当时,学校的图书馆藏书号称三十万册。鲁迅、巴金、老舍、茅盾、冰心、艾青、郭小川、赵树理等一批有名望的作家、诗人的诗文集陈列于书柜之上。我一下子扑进了书海,当时给我的真实感受就是越读越感到对知识的饥渴。那年看电视连续剧《毛岸英》,看到毛岸英在苏联为读一本书,夜宿图书馆一幕,不禁哑然失笑。我当时倒没夜宿图书馆,但中午泡图书馆忘记吃饭是常有的事。

读书长智,读书守德。在乡下教书那几年,年底工资发不下来,连个电视都买不起,过年素素淡淡,买不起煤,室内冷冷清清,但我们夫妻二人常常拥被对坐,围灯而读,一读读到夜半,一读读个通宵。真静,静到偶尔能听到彼此的心跳。

我当上县报副刊编辑、记者以后如鱼得水,有了和县内外文友交流的机会,也架起了与全国各地报社、杂志社之间沟通的桥梁,眼界大开,长了见识,也更加激发了我对文学的热爱之情。那几年,我几乎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文学创作中。

读写半生,苦乐自知,回想我这个当年只认得家乡那几个山包子的小马信儿,能一路跌跌撞撞走到今天,与文学不无千丝万缕的关联。

请关注龙头新闻APP
文旅频道·天鹅专栏